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70 ·

歷史·地理類

古史辨

第七冊 上編

呂思勉、童書業編著

上海書店

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

古史辨

第七冊上編

楊序

楊)——

——(序

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，我們認為已有了飛躍的進步，在長夜漫漫中已找到了曙光。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士，對此還不能十分了解：性急的人，嫌他進步得太遲緩了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你們研究古史，各有各的說法，至今還得不到一個系統的結論來，不免要使人頭昏了。』拘篤的人，又因此而以為古史是不可究詰的東西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古史傳說紊如亂絲，你說可信吧，確乎有許多不能使人相信的地方，你說不可信吧，似乎也有可信的地方；必須等待新史料的發現，然後可以研究。』更有那些自大的人，以為古史的辨論，根本沒有真是非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古史的材料太少了，逃不出幾本古書，而傳說又是那麼紊亂，不是很容易信口亂說的麼？』這樣的說法，至今還到處嚷着。誠然！有些人正在那裏拿着古史來玩把戲，天天挖空心思，信口亂說，真不免要令人頭昏，這確乎是我國史學界的病態！但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，埋頭把古史傳說分析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知道這紊如亂絲的東西，未嘗沒有頭緒可尋，決不是不可究詰的，也不是可以信口亂說的（那些信口亂說的，我們只當他們是在玩把戲，那裏是研究學問）。在最近的將來，一定會得到一個系統的結論。大家讀過了這冊古史辨，一定會相信我這句話是不錯的。

童不繩先生這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，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傳說的總成績。顧頡剛先生在第二冊古史辨自序上曾這樣地說過：

『從前集德輝說：「有漢之攘宋，必有西漢之攘東漢，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。」（與戴宜翹校官書，翼教叢編卷七）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我的身上了！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

打破西漢之學，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，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，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。』

這冊古史辨正是研究古史的急先鋒，我們的敵人——偽古史的有意無意創作者——所設的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，已給我們突破了，古史辨的最後勝利，確乎已不在遠。

童先生編這冊古史辨，承蒙他把拙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全部收入，佔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。我這部導論的見解，固然是幾年來胸中久已積蓄着的，可是寫來非常草率，因為這是在廣西教書的半年內編成的講義。我很感謝呂師誠之及童先生各替我校閱修訂一過。而蔣大沂先生，又蒙他來函討論，也已收入了這冊古史辨。我這部導論，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——神話學——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，作一次突擊，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。我此後還想繼續的向這方面推進，非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，決不停止。

當這冊古史辨校印快要完竣的時候，蒙童先生的好意，叫我再做篇序文，因此就把一時所要說的話，拉雜寫在下面。

及以前的古史傳說的前身是神話，這一點我絕對堅持的。最明顯的，便是有那許多鳥獸的神話摻入

在中間。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，其前身不過是神話裏的鳥獸罷了。

舜的弟弟象，他的前身便是神話中的一頭象（據說聞一多先生也已看到了這一點。）

象的封地據孟子說在

有庳，可是其他的書多作有鼻：

『舜封象於有鼻，死不爲置後。』（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傳）

『象傲終受有鼻之封。』（後漢書袁紹傳）

『昔象之爲虐至甚，而大舜猶侯之有鼻。』（三國志魏書樂陵王茂傳）

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還說：『孟子曰：「封之有庳，」音鼻；』漢書鄒陽傳「封之於有卑，」注也載『師古曰：音

鼻，』可知『有庳』『有卑』都是『有鼻』的假借字。象的特徵是鼻，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『有

鼻，』天下何以會有這等巧事呢？據後漢書注，有鼻『在今永州營道縣北』的鼻亭，據括地志說：『鼻亭神

在營道縣北六十里，故老傳云：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，後人立祠，名爲鼻亭神』（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）鼻亭原

來是因『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』而得名的。論衡書虛篇也說：『傳書言：舜葬於蒼梧下，象爲之耕；禹葬會稽，

鳥爲之田。』那麼，這鼻亭是因爲象來而得名的，同時又因爲舜的弟弟象封在那裏而得名的，天下何以會

有這等巧事呢？在古代，商人原有『服象』的事業，畜象本來是亞洲人特有的本領，至今印度一帶還是如

此。呂氏春秋古樂篇上不是明明的說：『商人服象，爲虐於東夷，周公以師逐之，至於江南』嗎？象爲虐於

東夷，而三國志又說：『昔象之爲虐至甚，』舜的弟弟象，原來和商人所服的象，又是一樣的『爲虐。』商人

本來把『服象』當作重要的事業，所以『爲』字甲骨文就像一手牽象的樣子。舜是商人的祖先神（舜即帝嚳，帝俊），商人服象，而據楚辭·天問，舜也在『服弟』呢。天問道：『舜服厥弟，終然爲害；何肆犬豕，而厥身不危敗？』大約在神話裏，舜的弟弟就是一頭象，所以天問上會說出『舜服厥弟』的話來，『服厥弟』就是『服象』呵！天問似乎在說：舜服役着他的弟弟那頭象，終是闖禍害人，爲何害到了犬豕，而舜本身卻沒有一點危險呢？

還有秦國的祖先神叫伯益的，原本也只是神話裏的一隻燕子。『益』古或寫作『𩇛』（見漢書），就是『噬』的古文（見說文），和『燕』字古作『𩇛』本是一字。燕古或稱『乙』或『𩇛』，燕字像燕的形狀，『乙』字像燕子叫的聲音，因爲燕子叫起來『乙乙』或『燕燕』，所以古人稱燕往往重言之。據呂氏春秋音初篇上說，燕子又是『鳴若噬噬』的，『噬噬』也就是『乙乙』或『燕燕』，那麼『噬』和『燕』原本當然就是一字了。燕古又稱玄鳥，殷人東夷自以爲他們的祖先就是玄鳥所降生。玄鳥是殷人東夷的祖先神，秦嬴姓，即嬴姓，本也是東夷之族，而秦的祖先神就叫做益，而且益在傳說裏又是管理草木鳥獸的，益的後代還多是些『鳥身人言』的怪物（見秦本紀），那麼，益不就是玄鳥或燕子麼？玄鳥本也稱鳳鳥，神話裏又稱爲五彩之鳥。（證均詳導論）山海經·大荒東經上說：

『有五采之鳥，相鄉棄沙，惟帝俊下友。帝下兩壇，采鳥是司。』

帝俊就是上帝（證詳導論），上帝旁邊有『采鳥』司事。西山經上說：

『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，是實維帝之下都，神陸吾司之，有鳥焉，名曰鵷鳥，是司帝之百服。』
上帝那裏有鵷鳥管着帝的百服，據郝懿行的箋疏，鵷鳥也就是鳳。

『鵷鳥，鳳也，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鳳皇，此是也。』埤雅引師曠禽經曰：「赤鳳謂之鵷。」

玄鳥鳳鳥原是上帝那裏服役的神物呵！益就是玄鳥鳳鳥，是服侍上帝的，所以上帝（即舜）要叫他來管理。『上下草木鳥獸』而益還謙讓，要讓給朱、虎、熊、羆去管理（見魏典）。朱、虎、熊、羆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，在神話裏也是替上帝服役的，據說趙簡子病中上天去，在上帝那裏確曾看見過熊羆呢！（見史記論衡等書）山海經說：

『務隅之山：帝顓頊葬於陽，九嬪葬於陰。一曰：爰有熊、羆、文虎、離朱、鵠久、視肉。』（海外北經）

『附禺之山：帝顓頊與九嬪葬焉，爰有鵠久、文貝、離俞（即離朱）、鸞鳥、皇鳥、大物、小物、有青鳥、琅鳥、玄鳥、黃鳥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、黃蛇、視肉。』（大荒北經）

『狄山：帝堯葬於陽，帝舜葬於陰，爰有熊、羆、文虎、離朱、視肉、吁咽……一曰：爰有熊、羆、文虎、離朱、鵠久、視肉、摩交。』（海外南經）

『帝堯、帝舜、帝舜葬於岳山，爰有文貝、離俞、鵠久、鷹、延維、視肉、熊、羆、虎、豹、朱木、赤枝、青華、玄質。』

（大荒南經）

帝顓頊，帝堯，帝舜，帝舜的葬地都有熊、羆、虎、豹、離朱之類，這便是堯典傳說的來源，也和舜葬地旁有象一般。

帝顓頊等原來無非是上帝呵！從此也可知堯典上益要讓的朱，虎，熊，黿中的朱就是離朱了。離朱據山海

經郭注，『今圖作赤鳥。』大戴禮和史記都說黃帝教熊，黿，貔，貅，獬，虎和炎帝打仗，黃帝也就是皇天上帝呵！

(詳導論) 左傳文公十八年說：

「高辛氏有八子：伯奮，仲堪，叔獻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宣慈惠和，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」

山海經海內經說：

「帝俊生晏龍，晏龍是爲琴瑟；帝俊有子八人，是始爲歌舞。」

帝俊的八子，也就是高辛氏的八子，(王國維說)左傳高辛氏八子中有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漢書古今人表作

柏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熊，「季熊」當是「季熊」之誤，注：『師古曰：即左傳所謂季狸者也。』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

狸或季熊，是始爲歌舞，不就是堯典上所謂『百獸率舞』和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說『以致舞百獸』麼？

在神話裏，做上帝樂師的，都是些野獸。呂氏春秋古樂篇說：

「帝顓頊生自若水，實處空桑，乃登爲帝，惟天之合，正風乃行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。」帝顓頊好

其音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命之曰承雲，以祭上帝。乃令鰥先爲樂倡，鰥乃偃寢，以其尾鼓其腹，其

音英英。」

這是說帝顓頊在登極之後，覺得風『熙熙淒淒鏘鏘』地吹得很好聽，就叫飛龍仿效了風的聲音，造出一種

樂曲來，叫做承雲，來祭祀上帝。又命鰥來作樂人，鰥就翻身睡下，拿牠的尾巴來敲牠的肚子『英英』地也成一種樂曲。原來顓頊的樂師是一條飛龍和一隻鰥！還有堯舜的樂師叫做夔，夔在神話裏是一種一隻腳的野獸，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，一足……其聲如雷，黃帝以其皮爲鼓，櫛以雷獸之骨，聲聞五百里』（山海經）
大荒西經：『夔是一足獸，而堯舜的樂師夔也相傳是『一足』的。那麼，樂師的夔，不就是一足獸的夔嗎？』
 古人對此早就發生了疑問，幸虧有那些自作聰明的讀書人解釋得好：他們說夔因獨通於音樂，一個人就夠了，是『一而足也』，並不是真的『一足』（見韓非子、呂氏春秋等書）。這西洋鏡在那時雖沒被拆穿，可是只要我們仔細一考究，這西洋鏡在現代就會被拆穿了。堯舜和顓頊，原本都是上帝（詳導論），夔和飛龍及鰥，也不過是些野獸之類罷了。

大戴禮五帝德篇說：『龍夔教舞，』堯典也以夔龍並稱，荀子成相篇又說：『夔爲樂正，鳥獸服，』夔龍不很明顯就是鳥獸中歌舞的領導者麼？山海經說晏龍是爲琴瑟，呂氏春秋古樂篇說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察傳篇也說夔『以通八風』，龍和夔一樣是個野獸樂師。所以國語魯語上說：
 『仲尼……對曰：『丘聞之……木石之怪曰夔、罔、象，土之怪曰羆、羊。』』
 原來夔是木石之怪，龍是水之怪，牠們原是神國裏的怪物！夔作樂起來，『擊石拊石』，怕因爲牠本是木石之怪的緣故吧！案原始的野蠻人，往往學着鳥獸的叫聲來作歌唱，這一點美洲的印第安人最顯著。鳥獸是自然界天然的樂師，所以在古神話裏就成爲上帝的樂師了。

此外，禹和句龍原也同是社神的分化，顧重二先生的歸禹的傳說和拙作導論，已有很詳盡的論證。山

海經裏還有個叫應龍的，他是奉着黃帝的命令殺掉蚩尤的（見大荒東經、大荒北經）。在呂刑上看來，伐蚩尤和

滅苗民，原是一件事，都是上帝所執行的，山海經說黃帝命應龍殺蚩尤，而墨子非攻下篇說高陽命禹征有苗，

黃帝和高陽原都是上帝的稱號，殺蚩尤和征有苗原也是一件事，那麼，上帝所命的禹和應龍，該也是一神的

分化了。禹和句龍既是一神，禹與應龍又是一神，那麼，應龍和句龍當然也是一樣的東西了。禹和句龍的

功績在治水，而應龍也能蓄水，（見大荒北經）楚辭天問上說：『應龍何畫？河海何歷？』也就是在說應龍

的治水。王逸注說：『或曰：禹治洪水時，有神龍以尾畫導水，經所當決者，因而治之。』其實神龍就是禹的

本身呀！禹在神話裏本是從上天降到下土來的，應龍也一樣的從上天降到下土，本來天地有着相通的道

路，神人可以來往的，自從給重黎『絕地天通』之後，禹始終在下土做社神，做着『恤功於民』的事業（見

呂刑），應龍的『不得復上』（見大荒東經）怕也是這個緣由吧！

更有個古人叫蜚廉的，也作飛廉，有的說是夏后啓的臣子，『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』（見墨子耕

柱篇）有的說是紂的臣子（見史記秦本紀）可是離騷說：

『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；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』

遠游又說：

『歷大滄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。』

據此，蜚廉是個奔騰啓路的東西。淮南子俶眞篇說：

「若夫真人，則動溶於至虛，而游於滅亡之野，騎蜚廉而從敦圖，馳於方外，休乎宇內，燭十日而使

風雨……」

楊)——
注：『蜚廉，獸名，長毛有翼。』如此說來，蜚廉原本又是神話裏一隻有翼的野獸了。因為牠有翼，所以叫牠奔騰啓路；因為他能奔騰啓路，所以史記秦本紀說：『蜚廉善走。』

至於古史傳說裏的製器故事，也很多是出於神話的演變。山海經海內經上說叔均是始作牛耕，因為叔均就是商均，本是社神田祖（見章論）所以神話裏會說牛耕是他發明的了。海內經又說：

『吉光是始以木爲車。』

吉光原是一種馬的名稱。逸周書王會篇說：『犬戎文馬，赤鬣編身，目若黃金，名吉黃之乘。』吉黃又作吉皇，海內北經又誤作吉量，抱朴子作吉光，抱朴子博喻篇說：『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，』『黃』『皇』『光』古本通用。因為馬是拖車子的，在神話裏就說車子是犬戎名馬吉光所發明的了。

以上把古史傳說裏摻人的鳥獸神話，約略的舉了出來，此外沒有給我們揭發出來的，或許還多着呢。上面我們所揭發的大部已由神話演變而爲人話，已由鳥獸演化而爲人物。在古史傳說裏也有依然保存着鳥獸神話的原樣而不會變的，這必須要在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傳說裏纔能找得到。秦本紀所以還保留着鳥獸神話的影子，正因為秦國文化落後的緣故，呂氏春秋古樂篇保存着野獸作樂的神話，也因為這

是秦國的作品。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邾子的一席話：

『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爲鳥師而鳥名；鳳鳥氏，歷正也；玄鳥氏，司分者也；伯趙氏（伯勞），司至者也；青鳥氏，司啓者也；丹鳥氏，司閉者也。祝鳩氏，司徒也；鵙鳩氏，司馬也；鴈鳩氏，司空也；爽鳩氏，司寇也；鵙鳩氏，司事也；五鳩，鳩民者也。五雉爲五工正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。九扈

（即九鳳）爲九農正，扈民無淫者也。』

少皞就是契，世本上有明文。『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』和『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』原是出於同一神話的。少皞是玄鳥或鳳鳥所降生，所以他手下的官也都是一羣鳥。邾子是東夷，文化比較落後，所以能隨口說出一大套的鳥獸神話，使『孔子聞之，見於邾子而學之，既而告人曰：吾聞之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猶信』（並見左傳）大加贊賞不止！因爲這等神話在中原早已漸次變成了人話，不能聽得到，偶而在東夷人的嘴裏聽到了，反而當作是新聞了。

在古神話裏，神和鳥獸都是人格化的，所以那些神和鳥獸就很容易的變成古史傳說裏的人物。可是也有些鳥獸沒有完全變成人，牠的形狀一半是鳥獸，一半是人的。

句芒和益原都是玄鳥鳳鳥的化身，（詳導論）可是益已化成了人（雖然他的子孫還有鳥身人言的），而句

芒依然是那鳥首人身的怪東西（見墨子明鬼下）。

祝融就是朱明昭明丹朱驩兜（見導論），本是日神，楚辭招魂：『朱明承夜兮，時不可淹，』注：『朱明，日也。』

漢書禮樂志郊祀歌：『朱明盛長，夷與萬物，』朱明也指太陽。傳說裏離朱離婁是黃帝時明目的人（見

莊子天地篇等）

離婁那樣的巨眼燭照，其實也只是太陽神的分化，漢書揚雄傳說：『離婁燭千里之隅，』這是

明證。離朱既然也就是祝融丹朱驩兜，我疑心丹朱驩兜狸姓釐姓的說法，就由此推演而出，『離』『狸』

『釐』聲同。重黎也就是祝融（『重黎』之或爲一人，或爲二人，猶『羲和』之或爲一人，或爲數人），『重』便是『祝

融』二字的合音（童丕繩先生說）祝融名黎的說法，怕也就由『離朱』一名而來，有時有人把祝融黎合稱起

來，就成了重黎了。離朱據山海經郭注，『今圖作赤鳥，』也就是朱虎熊羆的朱，前已證明了。朱其實也就

是鵠，山海經南山經說：

『南次二經之首曰柅山，……有鳥焉，其狀如鵠而人手，其音如痺，其名曰鵠，其名自號也，見則其

縣有放士。』

郝懿行箋疏說：

『陶潛讀山海經詩云：「鵠鵠見城邑，其國有放士，」或云鵠鵠當爲鵠鵠，一云當爲鵠鵠。』

離朱和丹朱本都是日神，離朱是一頭鳥，而鵠鵠也是一頭鳥，那麼，日神原就是一頭赤鳥了。鵠鵠也就是鵠

咬（咬古或作啄），韓愈遠游聯句：『開弓射鵠咬，』鵠咬可以開弓來射，不很明顯是一種鳥麼？『鵠咬』原

是『驩兜』的異文（見漢碑及何書大傳注），那麼驩兜也就是一頭鳥了。山海經說：

『驩頭國在其（畢方鳥）南，其爲人，人面有翼鳥喙，方捕魚。一曰：在畢方東。或曰：驩朱國。』

(海經)

『有人焉，鳥喙，有翼，方捕魚於海。』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驩頭……人面，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

而行。——(大荒南經)

驩頭就是驩兜。(見郭注。『頭』、『兜』古通。漢書古今人表宋景公兜擊，史記宋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作頭曼，可證。) 驩兜在神話

裏人面有翼鳥喙，也還保存着半鳥半人的樣子。在神話裏，日中本有踆鳥之說，淮南子精神篇說：『日中有

踆鳥，』天問說：『羿焉彈日？鳥焉解羽？』山海經大荒東經說：『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載於鳥。』踆鳥

也就是赤鳥，呂氏春秋應同篇說：『及又王之時，天先見火，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。』封禪書說：『周得火德，有

赤鳥之符。』從天上升火下來，本是祝融的事。(見墨子非攻下篇) 同時天先見火，則赤鳥銜丹書，這是因為赤鳥

就是祝融，本即日神火神之故。五德終始的說法，我以為原也出於神話的組合。山海經鍾山之神燭龍也

就是祝融，也就是鍾山之子鼓。(詳導論。) 而鼓也『化為鵩鳥，其狀如鵩，赤足而直喙，黃文而白首，其音如鵩』

(見西山經) 鵩鳥實在也就是鵩，所以鵩『其狀如鵩』而鵩鳥也是『其狀如鵩』。大概古人把一種赤鳥

當作了日神，這種赤鳥叫做鵩或朱或離朱，也叫做鵩，所以會有『日中有踆鳥』的神話。鵩是南方的鳥，見

於南山經，驩兜也記在海外南經大荒南經，相傳放於崇山，『以變南蠻』。(見大戴禮五帝德) 祝融於月令也

屬南方。相傳南方的神鳥叫鵩明。(見廣韻等書) 楚辭遠游說：

『駕鸞鳳以上遊兮，從玄鶴與鵩明。』

『朱』『鴈』是一聲之轉，(山海經焦僊國，魏書東夷傳作焦僊國，可證。) 鴈明也就是朱明呵！

古史傳說中的蓐收，我疑心那就是虎。國語上說蓐收是『人面虎爪白尾執鉞』的，是一個半虎半人的怪東西。怕就是昆侖山上的陸吾。西山經說：

『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，是實維帝之下都，神陸吾司之，其神狀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，是神也，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。』

大荒西經又說：

『黑水之前有大山，名曰昆侖之丘，有神人面虎身有文，有尾皆白處之。』

大荒西經是前經的神，當然也就是西山經昆侖之丘的陸吾。蓐收人面虎爪，而陸吾也人面虎身虎爪；蓐收為主耕收穫及畜牧之神而陸吾也司帝之囿時；蓐收爲秋季之神，於月令顏色屬白，所以白尾，而陸吾也『有尾皆白處之』。那麼，陸吾和蓐收是一神的分化，很可假定了。其原始怕也就是神話裏的一頭虎。

想要說的話很多，以上只是把古史傳說裏的鳥獸神話申說了一番。古史傳說裏有鳥獸神話可以無疑了麼？這些鳥獸神話，儘你怎樣把它解釋，也不能彌縫得起來。例如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七上古文化上有一段說：

『羿再興泰族，其誅檮杌，殺猊猊，殺封豕，斷修蛇。封豕爲樂正后夔之子伯封，則修蛇之傳，將

亦人也。舜命九官，而夔、龍、朱、虎、熊、鵀並在朝列，豈亦此類乎？」

左傳昭公二十八年，「樂正后夔之子伯封，實有豕心，貪惓無厭，忿類無期。謂之封豕，羿滅之。」伯封是封豕神話的人化，而蒙先生卻說：「修蛇之儔，將亦人也。」是不是古人有把「封豕」「修蛇」等等來作人名的呢？

淮南子本經篇說：

「逮至堯之時，……獫狫，獫齒，九嬰，大風，封豕，修蛇，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誅獫齒於疇華之野，殺

九嬰於凶水之上，繳大風於青邱之澤，上射十日而下殺獫狫，斷修蛇於洞庭，禽封豕於桑林，萬民皆喜，置堯以爲天子，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，始有道里。」

大風就是大鳳（古鳳凰同字，下詳可證），所以要用「繳」矢來射，修蛇是長蛇，所以要用「斷」纔能死，據高注，獫

齒是「齒長三尺，其狀如獫」的獸，九嬰是「水火之怪」，封豕就是「大豕」，獫狫據爾雅是「類獬」的獸，所以要「誅」「殺」「擒」。因爲這類巨蛇猛獸都被除了，所以天下「始有道里」。蒙先生把封豕，長蛇和夔，龍，朱，虎，熊，鵀，認是同類，確是不錯，可是都要把它們說成人，真所謂「欲蓋彌彰」了！

楊寬。

二十九年四月序於上海。

一個懷疑神話的神話

進士張生善鼓琴，好讀孟軻書。下第遊蒲關，入舜城。日將暮，乃排闥聲響爭進，因而馬蹶頃之，馬蹶。生無所投足，遂詣廟吏，求止一夕。吏指簷廡下曰：「捨此無所詣矣！」遂止。初夜方寢，見絳衣者二人前，言曰：「帝召書生。」生遽往。帝問曰：「業何道藝之人？」生對曰：「臣儒家子，常習孔孟書。」帝曰：「孔，聖人也，朕知久矣；孟是何人，得與孔同科而語？」生曰：「孟亦傳聖人意也；祖尚仁義，設禮樂而施教化。」帝曰：「著書乎？」生曰：「著書七千二百章，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，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。」帝曰：「記其文乎？」曰：「非獨曉其文，抑亦深其義。」帝乃令生朗念，傾耳聽之。念「萬章問：『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』」孟子曰：「怨慕也。」萬章問曰：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；然則舜怨乎？」答曰：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『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；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……」帝止生之詞，憮然嘆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亦此之謂矣！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，暴秦竊位，毒痛四海，焚我典籍，泯我帝國，蒙蔽羣言，逕恣私欲，百代之後，經史差謬，辭意相反，鄰於詖譖。常聞贊唐堯之美，曰『垂衣裳而天下理』，蓋明無事也；然則『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』，至於『滔天懷山襄陵，下民其咨』，夫如是，則與垂衣之義乖矣。亦聞贊朕之美，曰『無爲而治』，乃載於典則云『賓四門』，『齊七政』，